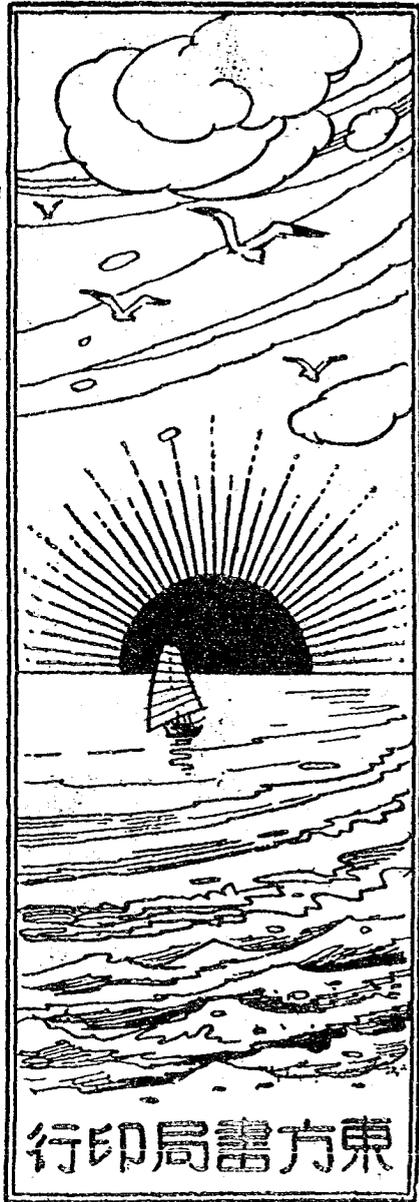


新式
標點
漁
洋
詩
問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 注 意

本
書

內 容
標 點
校 對
紙 張
印 刷
裝 釘
售 價
寄 遞

較
衆

完 備
準 確
謹 慎
精 美
清 晰
整 齊
便 宜
迅 速

序一

憶束髮受書時，讀新城司寇文簡公精華錄中論詩三十章，博考箋釋，得其大略，窺見先正別裁深意，竊不自揆，慨然有沿波討源之慕，輒以治制舉業，未逮也。通籍後，始有志爲詩，自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三唐以迄宋元明諸刻，鴻篇鉅製，稍稍涉獵。其間風氣各殊，體格遞變，源流同異，是非得失之故，時時裊觸於懷，亦嘗意逆前賢，參以諸家論斷。古人往矣，則質之名儒巨公，靳其指授，顧有叩而未答者，有答而未悉者；且賦性標味，無能研辨疑似，啓其問難，蓄疑夙夜，俛俛牆面，亦越年所。歲六月，以校士至盱江，時文簡公再從孫太守王君敬亭，出所梓文簡公詩問二卷示余。余受而讀之，條分縷晰，問必答，答必詳，恍然知歷代風氣之所以殊，體格之所以變，源流同異是非得失之所以分，與向之疑而問，問而悉者，固有鍼芥之合，卽向所不能問，未及答者，亦渙然冰釋，豁然理解。始歎梅溪大勤兩先輩之先得我心，而文簡公之主持風雅，津逮後學，爲無窮也！夫公所著詩話，行世者

不下數十種，讀者類有創獲，啓頓悟，蓋寄言微妙，喻於性情者，然也。是編指示入門，標舉繩準，尤爲初學階梯。答郎梅溪問，性情學問，二者相輔而行，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是造微破的之論。答劉大勤問，以意爲主，以辭輔之，不可先辭後意。嗚呼！千古才人學人，受範於數言中矣！各條疏導源流，論定體格，別擇是非，得失必舉所宗法，以告來學，誠不惜金鍼度人矣。受是編者，宜珍祕爲何如也？王君嘗爲余舊籍新安司馬，有政聲，尤愛重士，詩學賴以盛焉。其來盱江也，守其家學，施於吏治，士民咸安。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余於王君尤信。

乾隆歲次庚寅歙溪後學汪廷璵序

序二

漁洋先生詩名冠代，富於著作，一時才藻之士，莫不願遊門下，奉一言爲圭臬。先生亦復不吝齒慧，以得諸古人者傳諸後學，蓋欲爲詩教正其歸也。先生從孫新安司馬季龍，從藏篋中檢得詩問二卷，將授之梓，郵寄示余。披閱數過，如列面稽。卽此有問必答，津津樂道之旨，豈非風雅功臣，騷壇盟主哉？司馬確守餘風，摻而廣之，用心尤不可及云。

乾隆戊子中秋後三日葉河後學全魁序

● 點 標 式 新 ●

足 本
曾文正公全集

平裝廿四册
精裝四厚册
函購郵寄費
特價二元
另加六角
四角六分

▽下列零本照碼一折八扣寄費加三成▲

- | | | | |
|----|----------|-----|------|
| 足本 | 曾文正公奏稿 | 四册 | 七元五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批牘 | 二册 | 一元四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治兵語錄 | 一册 | 一角五分 |
| 足本 | 曾文正公文集 | 一册 | 七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詩集 | 一册 | 三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雜著 | 一册 | 五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日記 | 一册 | 四角 |
| 足本 | 求關齊讀書錄 | 一册 | 一元 |
| 足本 | 曾文正公書札 | 二册 | 二元 |
| 足本 |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 一册 | 九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家書 | 合二册 | 一元六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家訓 | 一册 | 三角 |
| 足本 | 鳴原堂論文集 | 一册 | 三角 |
| 足本 | 孟子要略 | 一册 | 三角 |
| 足本 | 經史百家雜鈔 | 三册 | 三元六角 |
| 足本 | 經史百家簡編 | 一册 | 六角 |
| 足本 | 十八家詩鈔 | 三册 | 四元六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大事記 | 一册 | 四角五分 |
| 足本 | 曾文正公年譜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足本 | 曾文正公榮哀錄 | 一册 | 三角 |

上海四馬路中市：九州書局印行

漁洋山人詩問

耶梅溪原啓

夫子詩教，具有成書，海內人士，固已家弦而戶誦矣。但數千里外，讀成書，殊以不得親炙光輝爲悵惘！今廷槐旣讀成書，又獲時時趨侍，其爲欣幸，何可言喻？足以驕視海內矣。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官舍蕭然，惟親書史，中有所疑，不敢數數叩瀆，謹錄一冊，求夫子燕閒之餘，俛賜批答。俾廷槐得以三復書紳，永志不忘。想太虛廓落之懷，必不鄙奪而拒之也！

門人耶廷槐百拜上。

漁洋山人詩問目錄

漁洋山人詩問目錄

卷上

答郎梅溪問十九條

卷下

答劉大勤問六十二條

漁洋山人詩問卷上

答耶梅溪問十九條

圖 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為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波，惟夫子一言以為砥柱！

圖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事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楊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

漁洋山人詩問 卷上

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圖 古詩十九首乃五言之錦標，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為枚乘等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為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圖 風雅後，有楚辭，楚辭後有十
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及「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



河畔艸』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
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
爲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
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
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
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
關風雅。

囿樂府之體，與古歌謠髣髴，必
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
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
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
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獨漉獨

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無刻
劃，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
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
示之！

囿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
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也。郊祀類
頌，饒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
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
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
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
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
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囊

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甯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

圃 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問其理安在？」

圖 唐人尙文選學，李善註文選

最善，其學本於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遞嬗使然。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言詩尤爲正始，猶方圓之有規矩也。理字，自不必深求其解。

圃 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古言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與？

圖 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人無

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至虞

山錢氏，但截取上一句，以為滄溟罪案。

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

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

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

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耳！

○ 七言律詩而外，如古詩歌行

詞曲，引篇章章吟詠，歎謠風騷，哀怨擬弄

諸體，其體格音律字句，何以分別，始不

混雜？

○ 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

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悲如蛩螢

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大略如此，可以意會耳。

○ 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

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人？

○ 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

飛，體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

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

與五七言古音情迥別。於此悟入，思過

半矣。

○ 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別

優劣？

○ 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

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西崑於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卻遠。元如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

○五言法句，宜宗何人從何人入手簡易？

○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真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

○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

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問其詳？

○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初爲橘枝詞，而和者尙少。

○七言長短句，波瀾卷舒，何以得合法？

○七言長短句，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滄溟謂其英雄欺人，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爲大雅。

○七言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七言古平仄相間換韻者，多用對仗，閒以律句無妨，若平韻到底者，

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貴頓挫，切忌平衍。

○ 七古換韻法。

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尚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輕脚重，頭重脚輕乃善。

○ 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

○ 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頗有之。

○ 字中五音，何以分別？古人作詩，原為歌誦，其宮商角徵羽，乃其旨要，如有不叶，終未有合法，宜於何書探討？

○ 詩但論平仄清濁，詩餘亦然；惟元人曲則辨五音，故有中州韻中原韻之別。

○ 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若何？

○ 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面尤忌。即如杜子美詩『紅綻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三字纖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

何？

問 七言五句古六句古其法如

答 七言五句，起於杜子美之『

曲江蕭條秋氣高』也。昔人謂貴詞明
意盡，愚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
佳。

問 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

五句古否？

答 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

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仲宏曰：五言短
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

問 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

答 秦詩，具於詩之秦風。漢人蘇
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
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可以
企及。

漁洋山人詩問卷上終

漁洋山人詩問卷下

答劉大勤問六十二條

○蕭亭先生嘗以平中清濁，仄中抑揚見示，究未能領會。

○清濁如「通」「同」「清」「情」

四字，「通」「清」爲清。「同」「情」爲濁，仄中如入聲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閒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古人所謂一片宮商也。

○五言古七言古章法不同，何如？

○章法未有不同者，但五言著

議論不得用才氣馳騁不得七言則須波瀾壯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闔爾。

○嘗見批袁宣四先生謂古詩一韻到底者，第五字須平，此例耶？抑不盡然耶？

○一韻到底，第五字須平聲者，恐句弱似律句耳。大抵七古句法字法，皆須撐得住，拓得開，熟看杜韓蘇三家自得之。

○古詩以音節爲頓挫，此語屢聞命矣，終未得其解。

○此須神會，以粗迹求之如一

連二句皆用韻，則文勢排宕，卽此可以類推。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專爲七言而發。

○唐賢三昧集序羚羊挂角云，卽音流絃外之旨否？閒有議論痛快，或以序事體爲詩者，與此相妨否？

○嚴儀卿所謂『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鹽味，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皆以禪喻詩。內典所云：『不卽不離，不黏不脫』，曹洞宗所謂參活句，是也。熟看拙選唐詩三昧集，自知之矣。至於議論敘事，自別是一體，故僕嘗云：

「五七言詩有二體：田園邱壑當學陶韋，鋪敘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

○律詩論起承轉合之法否？
○勿論古文今文古體今體，詩皆離此四字不可。

○律詩中二聯，必應分情景耶？抑可不拘耶？

○不論者非，拘泥者亦非，大概二聯中，須有次第，有開合。

○律中起句，易涉於平，宜用何法？

古人謂元暉工於發端，如宣城集中『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是何等氣魄。唐人起句，尤多警策，如王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之類，未易枚舉，杜子美尤多。

謝茂秦絕句之法，首當如爆竹斬然而斷，古人之作，亦有不盡然者，何也？

四溟詩說，多學究氣，愚所不喜，此段亦不謂然。

七言絕五言絕作法不同，如何？

五言絕近於樂府，七言絕近

於歌行。五言難於七言，五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倡三歎之意，乃佳。

沈休文所列八病，必應忌否？

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之類，一

時記不能全，須檢書乃可條答。

蕭亭先生論詩，脩辭爲要，辭

佳而意在其中，未達其旨。

以意爲主，以辭輔之，不可先

辭後意！

樂府何以別於古詩？

如白頭吟日出東南隅孔雀

東南飛等篇，是樂府，非古詩；如十九首蘇李錄別，是古詩，非樂府，可以類推。

問 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

答 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

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

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

美之新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

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

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溯兩周，白居易

元稹，張籍，王建，勗，爲新樂府，亦復自成

一體。若元楊維禎，明李東陽，各爲新樂

府，古意浸遠，然皆不相蹈襲。至於唐人

之王昌齡王之渙，下逮張祐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詞，皆可歌也。

問 王孟詩，假天籟爲宮商，寄至

味於平淡，格調諧暢，意興自然，真有無

迹可尋之妙，二家有互異處否？

答 譬之釋氏，王是佛語，孟是菩

薩語。孟時有寒儉之態，不及王詩天然

而工，惟五古不可優劣。

問 蕭亭先生曰：「所云以音節

爲頓挫者，此爲第三第五等句而言耳。

蓋字有抑有揚，如平聲爲揚，入聲爲抑，

去聲爲揚，上聲爲抑，凡單句住脚字，必

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如以入聲爲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或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用平聲者多；然亦不可泥，須相其音節變換用之，但不可於入聲韻單句中，再見入聲字住脚耳。『此說足盡音節頓挫之旨否？』

此亦是也；然其義不盡於此，此亦其一端耳。且此語專爲七言古詩

而發，當取唐杜岑韓三家，宋歐蘇黃陸四家七古諸大篇，日吟諷之，自得其解。

又曰：『每句之閒，亦必平仄均勻，讀之始響亮。』古詩既異於律，其

用平仄之法，於無定式之中，亦有定式否？

毋論古律正體拗體，皆有天然音節，所謂天籟也。唐宋元明諸家，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矣。

唐賢三昧，所以不登李杜，原中亦有說，究未了然。

王介甫昔選唐百家，不入李杜韓三家，以篇目繁多，集文單行故爾。

宋詩不如唐者，或以氣厚薄分耶？

圈 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

圈 宋詩多言理，唐人不然，豈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歟？

圈 昔人論詩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宋人惟程邵朱諸子爲詩，好說理，在詩家謂之旁門，朱較勝。

圈 昔人論七言長古作法：曰分段，曰過段，曰突兀，曰用字實，曰讚歎，曰再起，曰歸題，曰送尾，此不易之式否？

圈 此等語皆教初學之法，要令知章法耳。神龍行空，雲霧滅沒，麟鬣隱

現，豈令人測其首尾哉？

圈 有以尖笨二字評鍾譚王李者，何如？

圈 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閨位，何足比擬；然虞山有言：『王李以矜氣出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

圈 詩中用典故死事，何以活用？

圈 昔董侍御（文驥）外遷隴右道，龔端毅公（鼎孳禮部尙書）及余輩賦詩送之，董亦有詩留別，起句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以爲常語，

徐乃悟其用魏主「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之語，歎其用事之妙，此所謂活用也。

○鍾嶸詩品云：「吟詠性情，何費用事？」白樂天則謂「文須雕藻兩三字，文采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朴。」二說孰是？

○仲偉所舉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書即目，羌無故實，而絕妙千古。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爲詩，卻多鄙朴；特其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

後耳。

○有謂詩不假修飾苦思者，陳去非不以爲然，引「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等句爲證，二說宜何從？

○苦思自不可少，然人各有能，有不能，要各隨其性之所近，不可強同，如所謂書檄用枚舉，典冊用相如，又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牧齋云：「揮毫對客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皆未可以分優劣也。

○范德機謂「律詩第一聯爲

起，第二聯爲承，第三聯爲轉，第四聯爲合。』又曰：『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律詩則未盡然。』似乎自相矛盾。

起承轉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幾聯第幾句也；律絕分別，亦未前聞。

作律詩忌用唐以後事，其信然歟？

自何李王以來，不肯用唐以後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以前事用之，即多古雅，唐宋以下便不盡爾，此理

亦不可解。總之，唐宋以後事，須擇其尤雅者用之。如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直是惡道。

孟襄陽詩，昔人稱其格韻雙絕，敢問格與韻之別？

格謂品格，韻謂風韻。

少陵詩以經中全句爲詩，如病橘云：『雖多亦奚爲？』遣悶云：『致遠思恐泥。』又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句，在少陵無可無不可，或且歎爲妙絕，苦效不休，恐易流於腐，何如？

○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

昔東坡先生寫杜詩，至『致遠思恐泥』句，停筆語人曰：『此不足學。』故前輩謂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若丹青二句，筆勢排宕，亦自不覺耳。

○羅隱詩：『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詩，然歟？

○二最句劣。此雖諛語，亦定論也。

○詩有平仄字，一句純用，而音節自諧者，如『桃花李花參差開，有客

有客字子美。』此遵何法？

○五平五仄體，自昔有之，頗近遊戲。

○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否？

○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

○荆公謂漢人語仍以漢人語對，用異代則不類，此定式否？

○在大家無所不可，非定式，亦非確論也。如以左氏國語檀弓國策語對漢人語，何不可之有？推之晉魏以下，

皆然。古人又謂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差有理。

問 詩中用古人及數目，病其過多，若偶一用之，亦謂之點鬼簿，算博士耶？

答 唐詩如『故鄉七十五長亭，紅闌四百九十橋』，皆妙，雖算博士何妨？但勿呆相耳。所以點鬼簿，亦忌堆垛，高手驅使，自不覺也。

問 太白送羽林陶將軍詩，蕭亭先生謂古有六句律體，疑此即是，而諸選皆入七言古中，何也？

答 六句律體，於古有之。升菴先生撰六朝律祖記會載之，今記憶不真矣。

問 六朝清平調本是樂府，而諸選皆入七言絕句，何也？

答 如右丞渭城朝雨，亦絕句也，當時名士之詩，多取作樂府歌之。中晚間如伊州石州涼州楊柳枝，蓋羅縫，穆護沙等，亦皆絕句耳。

問 短歌行長歌行，似非以句之多寡論。

答 又有滿歌行豔歌行何嘗行

之屬，當時命名之旨，卽吳兢解題亦不能盡通曉；更有長歌續短歌之名，皆非以辭之繁簡也。三曹樂府多以起句首二字命題，如『惟漢十四世，所任誠不_レ良』卽名唯漢行，是也。

○ 七言古用仄韻用平韻，其法度不同，何如？

○ 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悉同；惟仄韻詩單句末一字，可平仄閒用，平韻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若換韻者，則當別論。

○ 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

○ 五言換韻如『憶梅下西洲』一篇，可以爲法。李太白最長於此。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 古詩忌頭重腳輕之病，其詳何如？

○ 此似爲換韻者立說，或四句一換，或六句一換，須首尾腰腹勻稱，無他祕也。

○ 五言忌著議論，然則題目有應用議論者，只可以七言古行之，便不

宜用五言體耶？

○亦自看題目何如；但五言以

蘊藉為主，若七言則發揚蹈厲，無所不可。

○或論絕句之法，謂絕者截也，

須一句一斷，特藕斷絲連爾；然唐人絕

句如『打起黃鸝兒』『松下問童子』

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說似不盡然。

○所問截句，謂或截律詩前四

句，如後二句對偶者是也，或截律詩後

四句，如起二句對偶者是也，非一句一

截之謂然；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取。今

人或竟以絕句為截句，尤鄙俗可笑。

○排律之法，何如？

○唐人省試，皆用排律，本只六

韻而止，至杜始為長律，中唐元白又蔓

延至百韻，非古也。其法則首尾開闔，波

瀾頓挫八字，約略盡之。

○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作法何

如？

○七言排律，即唐人作者亦少，

近人惟見彭少宰羨門賦至百韻

○排律有多至幾十韻者，與短

篇作法同否？

○章法一也，特短篇波爛少爾。

○竹枝詞，何以別於絕句。

○竹枝詠風土，瑣細諧謔皆可

入，大抵以風趣爲主，與絕句迥別。

○竹枝與柳枝相類否？

○柳枝專詠柳，竹枝汎詠風土。

竹枝詞，古人閒有專詠竹枝，乃引柳枝之例；然不過偶一見耳，非原旨也。

○五言短古，似與五言絕相類，

但中多二句，然則中二句，或如律中領

聯頸聯，應實寫耶？

○此不必拘。

○有一字至七字或一字至九字詩，此舊格耶？抑俗格耶？

○格則於昔有之，終近遊戲，不必措意。他如地名人名藥名五音建除等體，總無關於風雅，一笑置之可矣。

○樂府是就其題直賦其事耶？抑借以發己意耶？

○古樂府立題，必因一事，如琴操亦然，後人擬者衆，則多借發己意。

○今人作樂府，有用其題而絕不與題相照顧者，何也？

○古如董逃行，與漢末事實，更

無關涉，雁門太守行乃頌洛陽令王稚子耳，不始今人。

○天馬引天馬行之辨。

○天馬行是琴曲。

○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

不如鍊意。」意何以鍊？

○鍊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淡經

營處耳。

○昔人論詩之格曰：「所以條

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誦而得之。猶清氣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徑迂迴於遙壑，求之愈深。」是何物也？

○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關於

格。格以高下論，如坡公「竹外一枝斜

更好」，高於和靖之「暗香疏影林」

又高於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

至石曼卿「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則下劣極矣。

○昔人謂韻不必有出處，字不

必拘來歷，其然豈其然？

○杜子美蘇子瞻詩，無一字無

來歷，善押強韻，莫如韓退之，卻無一字無出處也。

○虞待制謂詩有十美，第二為

拋擲，何謂拋擲？

○亦不解，或謂撇脫耳。

○范德機謂唐人李淑詩苑六格爲十三，如一字血脈，二字貫穿，三字棟梁等名目，不幾穿鑿乎？

○以上二條，皆涉穿鑿，說詩不必爾。

○蘇李詩，似可以配十九首，論者多以爲贗作，何也？

○錄別真出蘇李與否，亦不可考，要不在古詩十九首之下，其爲西漢人作，無疑。

岑乎？

○高岑似亦微不同，或高優於

○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略相似，惟李杜高岑迥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伯敬謂高岑詩，如出一手，大謬矣。

○王季友詩，似晚唐語，而所以異於晚唐者，何居？

○王季友詩不多，在盛唐自是別調，亦非諸大家名家之比。又如篋中集中諸人，皆別調也。

○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

及晚唐然乎否耶？

○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所

及楊鐵崖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如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

○明人詩可比何代？
○東坡否？
○兪州可比

○明詩勝金元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宋；而宏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兪州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惟律詩不可學。

跋

先會祖兄弟四人，俱有著作，凡家刻三十六種，季會祖文簡公居十之六。其精華錄居易錄文略諸書，士大夫几案羅列，而詩問一書，自郎梅溪原刻攜歸北平，六十年來，大江南北，竟若無傳，余心惄然！言學者必言問，非問，則學或幾乎晦，古者授業解惑而蓄疑之敗以祛此，如輔車相依，斯須不可去矣。文簡公任斯文之重，尤邃於詩，所著詩問二卷，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大而窮河源於天柱，攬海若於地維，小則芥穎鉞鋒，無微不至；學者之津梁，風騷之窠突，悉囊括一編之中。夫鯨鏗不待應霜，石鼓發響於桐魚，此問答之理也。詩有問，而詩學之能事畢矣。文簡公之以此教郎公劉公者，豈偶然哉？古人言詩，唐以前有鍾嶸，唐之季有司空表聖，卓爲風雅功臣，然論其標格氣體耳！未若此之鯨吞海水，盡露珊瑚枝也。余不敏，於詩未涉其藩，三復是編，有渙若冰將釋者，不敢不公之世，遂於簿領之餘，紬而付之剞劂，再從孫祖肅謹跋。

律詩定體

新城王士禛箸

五言仄起不入韻

粉署依丹禁，城虛爽氣多；（如單句依字拗用仄，則雙句爽字必拗用平，）好風天上至，（如上字拗用平，則第三字必用仄救之，古人第三句拗用者多，若第四句則不可，）涼雨曉來過。翠島浮香靄，瑤池澹綠波；九重閒視草，時復幸鸞坡。（注乃單拗雙拗之法，）

平作○，仄作●，必不可易者作○；

平可以換仄者作○，仄可以換平

者作○，凡可不論者勿論。（二四定

律詩定體

○式止作●

五律凡雙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換以平字無妨也。大約仄可換平，平斷不可換仄，第三字同此。若單句第一字，可勿論。

五言仄起入韻

夏過日初長，（第三字用仄聲，餘與不入韻者同，）連朝雨送涼；捲簾書帙靜，開戶燕泥香。賜果來東閣，分冰近玉牀；

一

小臣叨侍從，屢得被恩光。

五言平起不入韻

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
忝向鸞臺下，仍看雁影連。
夜閒方步月，漏盡欲朝天；
知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凡第三字俱以平仄平仄聯下，與仄起不入韻者相同。

五言平起入韻（平起入韻者少，與仄起入韻同。）

花枝煖欲舒，粉署夜方初；
世職推傳盛，春刑自減餘。
芸香能護字，鉛槧喜呈書；
此地從頭白，經年望雉車。

七言平起不入韻

振衣直（此字可平，凡仄可使單）上
江天閣，懷古仍（此字關係）登海嶽
樓；三楚風濤盃底合，九江雲物坐中收。
石簪落照翻孤影，玉帶山（此字關係）
門訪舊遊；我醉吟詩最高（二字本宜
平仄，而最高二字係仄平，所謂單句第
六字拗用平，則第五字必用仄以救之，
與五言三四一例）頂，蛟龍驚起莫潮
秋。

凡七言第一字俱不論第三字與五
言第一字同例。凡雙句第三字應仄

聲者，可換平聲，應平者不可換仄聲。

七言平起入韻

輕陰小雨夜連晨，中使傳呼散紫宸；天
氣薰蒸疑作暑，風光迴轉欲留春。班分
輦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獨喜聯
鑣歸去早，六街消盡馬蹄塵。

七言仄起入韻

待旦金（此字必平，凡平不可令單。○
此字關係，起句比三五七句。）門漏未
稀，雞鳴月落露霏霏；珠璣燦列星文動，
劍佩森（此字關係）嚴綵仗飛。十二
鳳樓開瑞色，三千鳧鳥慶垂衣；太平有

道凝旒日，萬國風（此字關係）雲護
紫微。

七言仄起不入韻

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千餘；秋
風欲下華陽館，粵客纔通尺素書。蒲澗
紅泉應不改，羅浮翠羽夢全疏。天南耆
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起予。

右何端簡公所述先司寇公論詩語，
兆森從何氏鈔得，因為錄本，與願學
者共之，亦如司寇所云：詩如龍然，此
其一爪一鱗而已。家有律詩定體一
紙，殆為初學開示者，雖淺近，然不識

律詩定體

者正復不少，故附於後。王兆森并識。

律詩定體終

序言

然燈記聞廿餘則，漁洋先生談藝之一端也。先生於詩奄有前人，衣被來者，其尋常指授，無非詩家祕要，顧不可多見。何端簡公，先生高弟，過從之餘，偶錄一二。予鄉嘗聞之李孝廉露園，今乃覲之王君岱青，手校以授梓，予得而讀之。雖偶然舉似言之甚邇，而意味深長，語之無多，而法戒昭朗。所舉大抵切於學人，苟充其言，雖殫精畢力，猶有所不能盡也。所謂「富哉言乎」者耶？王君屬予道其所由，乃書此於前。王君爲幔亭先生孫，漁洋先生從孫，雋雅有門風。露園者端簡公孫壻，詩人也。乾隆丁丑八月同郡後學宋弼敘。

然燈記聞

新城何世璠述

漁洋先生口授

七月初四日晚，詩云：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細細熟玩，方可入古；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爲詩且勿計工拙，先辨雅俗。品之雅者，譬如女子，靚妝明服固雅，粗服亂頭亦雅；其俗者縱使用盡妝點，滿面脂粉，總是俗物。

古詩要辨音節，音節須響，萬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說盡，像書札語。

然燈記聞

韻有陰陽，陽起者陰接，陰起者陽接，不可純陰純陽，令字句不亮。

爲詩各有體格，不可泥一，如說田園之樂，自是陶韋摩詰說山水之勝，自是二謝，若道一種艱苦流離之狀，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學某一家，則勿論那一等題，只用此一家風味也。

爲詩須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數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總是起結血脈要通，不則痿痺不仁，且近攢湊也。句法杜老最妙，字法要鍊，然不可如王覺斯之鍊字，反覺俗氣可厭。如「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蒸字撼字何等響，何等確，何等警拔也？』

爲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爲詩總要古，吳梅村先生詩，盡態極妍，然只是欠一古字。

論世詩要蘊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諷詠不盡之意，不可只將舊事排說。

爲詩須博極羣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者，未盡善也。

律句正要辨一三五，俗云一三五不論，怪誕之極，決其終身必無通理。

爲詩結處最要健舉，如王維詩，『迴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何等氣概。

詩要洗刷的淨，拖泥帶水，便令人厭觀。爲詩用語要典，不可杜撰。

詩要清挺纖巧，濃豔總無取焉。

爲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多親明師益友，以充其識見。璣問曰：『是則然矣，但寒士僻處窮巷，無書可讀，而又無緣游歷名山大川，常恨不得好友與之切磋，則奈何？』曰：『只是當境處，莫要放過，時時著意，事事留心，則自然有進步處。』說畢，

數曰：『吾縣風雅衰極，澹菴汝當努力！』
爲詩爭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
何者爲曹劉，何者爲沈謝，何者爲陶謝，
何者爲王孟，何者爲高岑，何者爲李杜，
何者爲錢劉，何者爲元白，何者爲昌黎，
何者爲大歷，十才子，何者爲賈孟，何者
爲溫李，何者爲唐季，何者爲北宋，何者
爲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
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一日論及
方山謝公詩，曰：『方山清漪可愛，但少
嫩些。』

七言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

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若歐黃蘇
三大家，祇當讀古詩歌行絕句，至於七
律，必不可學。讀前諸家七律，久而有所
得，然後取杜讀之，譬如百川學海而至
於海也，此是究竟歸宿處，若驟學之，鮮
不躓矣。

七月初六日薄晚，乘涼院中，璣執古樂
府中「江南可採蓮」一首進質，曰：『
如此詩寄託何在？』師曰：『此不可解，
然但見其古，或者當時尚有闕文，亦未
可知。』因言：『古樂府原有句有音，在
當日，句必大書，音必細注，後人相沿之

久，并其細注之音而誤認爲句，附會穿鑿，至於摹擬剽竊，毫無意義，而自命爲樂府，使人見之欲嘔。如南中某公作樂府，有「妃呼豨，豨知之」之語，夫「妃呼豨」三字皆音也，今乃認妃作女，認豨作豕，一似豕真有知，豈非笑談？唐人樂府，惟有如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樂府也。後人擬古諸篇，總是廢物。『璣曰：』李杜諸作，固無假竊，然第未見其中有如古之所謂無字之音，不識被之

管弦。其音將何如？師曰：『恐亦未必可被之管絃。』璣曰：『古樂府之所謂音，即如今之工上四尺乎？』師曰：『然。』又曰：『如伯牙水仙操一序，妙絕；然其詩則殊不可解，料是其中有缺訛處，此等處，必欲以意求之，則鑿矣。又如「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此亦「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之類，料是其中有缺處，然在今日但見其古，如杜子美杜鵑行首四句，便是從此詩脫化得來。』又曰：『學詩先要辨門庭，不可墮入魔

道。」

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鑑湖來謁，問曰：「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學，學盛唐乎？學中晚乎？」師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亦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勿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學初盛而止得其膚廓，則又勿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璣進曰：「然則三昧之選，前不及初而後不及中晚，是則何說？是非欲人

但學盛唐而不及中晚之意乎？」師曰：「不然，吾蓋疾夫世之膚附盛唐者，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爲高華，自矜爲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象，自足以兼前後諸公之長。彼世之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等語者，果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優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過半矣。」

然燈記聞終

宜 古 宜 今 之

會 文 正 公 全 集

再 版 二 萬 部 特 價 祇 售 二 折

是書初版一萬部，發售預約，不二月而告罄；因外埠猶紛紛函購，故敝局不惜犧牲精神與物質，再重版二萬部。對於校訂精益求精；特價發售。俾貫徹以希世之珍本，普及大眾之本旨。並以副提倡舊道德者之雅意。

全 書 類 目

(全書內容比坊間本多出數倍)

- 會文正公奏稿
- 會文正公批牘
- 十八家詩鈔
- 求闕齋讀書錄
- 經史百家雜鈔
- 鳴原堂論文集
- 經史百家簡編
- 孟子要略
- 會文正公文集
- 會文正公治兵語錄
- 會文正公詩集
- 會文正公日記
- 會文正公家訓
- 會文正公年譜
- 會文正公書札
- 會文正公大事記
- 會文正公雜著
- 會文正公榮哀錄

(共計十九種)

精裝四 大厚冊 定價每 部十二 元另加 裝費六 角平裝 二冊每 部定價 二元每 部特價 均一元 二折寄 費每部 另加四 角六分

東 方 書 局 發 行 上 海 四 路 三 號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九月出版

標點
漁洋山人詩問（全一冊）

定價
四·〇〇

標點者 謝 葦 豐

校閱者 方 秩 音

出版者 東方文學社

發行人 王 幼 堂

總發行所 上海九州書局

福州 中市

紀曉嵐 全集 一冊 一元二角

劍南詩鈔 一冊 九角

王荆公唐人詩選 一冊 八角

均一折八扣
寄費另三成

82
371330

371330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丁510